存學編

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離句稍長畧肄塗鴉隨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强記是圖忽忽焉若以爲爲學之道遂在是者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爲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爲尙精神因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爲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子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李子復言此學乃堯舜周

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屛去浮文遂十餘年矣今歲丙子予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沉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屛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為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譏裸也

康熙丙子一之日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存學編序

客歲戊辰冬習齋先生過塔陌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為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而序曰古之學一而今之學棼古之學實而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而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何其甚也古之為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學之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為學之之物八歲就學小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為學之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為學之之時治己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而宇內治隆有此術也自秦火而后訓詁於漢唐帖括

於宋明徒守遺經以為道古聖教人成法鮮過而問者加
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聖人之心性詩文辭
之華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
閑從而為其所雜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
禪互相譏訶古學亦皆不能復豈責人則明自知則暗與
抑世運日趨於耗而實學衰亡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
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源流嘗謂孔子
刪訂孟子論性為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為主冠昏
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樂雖不得其全
得一節焉即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藝得以自勉失則識

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剗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耶昔孟子陳學校遺法於周末韓愈猶以為制度滅亡空言無補況今去聖益遠學者分騖於旁逶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盤古大敦莫可究詰先生獨起而矯抗足以一身力任之誠見見其孤且危而岌岌焉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肯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奮求實體行實用復古道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

位育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闕者何如其鉅耶吾以知先生之所著非徒然也許酉山先生嘗謂塨曰邵堯夫三千年圖以幹枝配易卦每九百六十年甲子遇乾大道以昌嚮甲子遇乾矣數若可信也殆必在斯歟殆必在斯歟

康熙歲在己巳春月蠡吾門人李塨頓首拜識

存學編目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性理評三十六條

存學編卷一

博陵　顏元　著

由道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

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
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漓故孟
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
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
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
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
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
所為而已陰陽秘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
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

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謎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為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際尸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陛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為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尚安賴哉或曰佛氏托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稍之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

漫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宗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

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啟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騖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荊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朱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

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間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羿奡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雖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為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且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即不肖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為叔季自

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為學為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

窮之憾也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為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為明德以之齊治則為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即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既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

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為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畧有所見粗有所衍遽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為孔孟焉嗣起者以為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為能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己皆以為大儒矣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岐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

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僇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為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被得吾道之澤異端永為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既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摶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域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為暨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

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敎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敎即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敎及門人以待後人私淑者備言禮德禮樂兵農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

朞月三年五年七年胃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于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尚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為宗旨以靜坐讀書為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為唆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為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為一世宗信争為儒者煌煌太

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九官命十二牧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為宗旨以為善去惡為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為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後時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為儒中豪

傑三代後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

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為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豔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

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成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畧何以知其不以為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如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為宰某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叅謀弟子皆與不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

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王攷諍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攷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為俗學枉度歲月憒憒不知道為何物自順治乙未頗厭八

服習稍閱道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脉已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脩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着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篤旋容騎已稟老親仝主法乾裹裝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涉後不諳路恐遭楊子之悲阻之踰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綾詞寄介翁不外玷戢名其未造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末知逼聽何个之言而脩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惺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不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大君子一提指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飛共城旁玆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健欲曲求俞允今歲中一來道範未審得遂否也敬庠歇

師東郡人也以告休南歸去先生七十里敢以便畧吐愚衷於門下某靜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變化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以口柄又思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土如唐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

孔門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說場話著種書而已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以先生之德望上之當易如反掌則孟子之不得專美于前矣論今天下朱陸兩派互相爭辯先生高見平和勸解之不暇豈可又增一爭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憂以為雖使朱學勝陸而獨行于天下或陸學勝朱而獨行于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陸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為當時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如說話著書之道學而已豈不堪為聖道生民長歎息乎祖陳一二望先生靜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

道以易後二十年之新轍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
望不勝想慕戰惧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斯
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
也然粤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
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
幸而君相之人竟為布衣亦必終身盡力于文行體用之
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皋者苟且于一時虛浮之局高
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于不可知也亦

必終身窮究于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于百喙爭鳴之日著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自漢晉泛濫于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于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于陞脱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虫魚人倫世故舉爲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爲

累礙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孔固必回消為長轉否為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衍道脉於不墜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中紛紛踏孔子廟廷者皆脩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兼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闢佛幾至殺身況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李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況敢議孔

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某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于終誤置民物于終壞亂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為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頴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形性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為之祟期使人知為絲毫之惡皆

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非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術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鬭所取正于甯遠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笥之惟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肯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梓亭者才為有用之才學為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說中

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源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求茲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祈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為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聾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阻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悵切想慕之至

學辯

性亦須有辯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
齟齬莫不有能發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學之說辯備
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為手足
頻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
惜故稟憚於變革之意幸相與辯難不厭反覆于
撮其大畧如左病中亦多遺脫
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雖坐
卧搦牘存學稿閱王子來會乃強步出齋出所謄以質王
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戚為多讀書之辯予曰人之精神
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嫻習但略閱

經書數本亦自足吾王子白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為今存學之意若衍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嫻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筭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儻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中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不貲辛公孰為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灸摩砭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

讀詳說以為李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為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曰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為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十科驗十方者之為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丈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為儒也王子曰棟梁樹自別豈必為樣模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有皮幹枝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

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渠見何為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見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不繫之學不待後日融會十年乃自童齔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審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為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即未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于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

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弟見不足為若為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地難令賢弟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送實學不去為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勤力下學日與弟子枯矢彎弓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夫叔嘗言射為男子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却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

學一復户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學誠有功于乾坤子曰不但爾也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强今于禮樂兵農無不嫺即終身莫之用而没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于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予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質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况彼已卒崖岸者乎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閲畢喟然曰孔子是啟天下人為臣為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即就三存編以為天生某使復

明此學而已非身見之材也欲進之孫徵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為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攬豪傑自為奉天救民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書聚衆百餘何不決於自為而終屬沛然乎蓋天生王者其氣為主持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即過人而師宰不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況愚之庸陋不足數者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輩三老耳王子辯行越十日予病瘥往會王子因論風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

曰此間亦頗聞子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諳曆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曆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等理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衆官授以錢鎛銍艾耕耨等法觀命官之典暨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穆王亂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歟于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參星淵不可語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見穆平之衰而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吾兹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且以春秋之末其為周七百年矣只好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生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風俗人心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義學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

身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王子乃惟忻鼓舞曰昨子產一段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清予曰計畝人以爲瑣事矣然父命而不清非不能爲子之一乎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周也弟昨所言棟梁材兄不以爲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顏士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材便酣情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教以子所貴道者三豈可以此言便謂遺亘事之

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爰世胄驕淫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為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讀書為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辯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滓渣只靜敬以求懲忿窒慾便覺忿慾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

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文天地萬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問又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子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絃指徽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童子將命一段正是道藝一致耳

目性情一滚做也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賢弟之
問為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
謂聖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寧為一端一節之實無為全
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如一藝
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
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
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為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
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紊乎哉

存學編卷二

博陵　顏元　著

性理評

程子曰邢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總是體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灑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顏貢自幼為之不厭

淺而叛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樂淺
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練達世務誠為美才但困程子
不以六藝為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
莫非心性從又無由進於位育寔且不見儒道結果回
視所長者不足戀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
來由焉得不莫之禦而入于禪也猶吾所謂明帝之好
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榮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
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以乃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
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却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特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于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汚者乎克此局以想象簡易平淡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沒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為之備

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情鬱無以加矣餘情復見于同門友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情之篤而義之重蓋如此也迨後有宋程朱兩門以師弟著于乾坤不惟自任以爲真繼孔子之統雖當時友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時師弟矣而其殁也不過一祭十賛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意伊川生時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遠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下梢亦流於禪也然則真承程子之

統者誰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
固不如實學之相文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
其師夙昔為教若去佛不遠也而程子闢佛之言由彌
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
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
若氷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其轅安在其彌
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
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柰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則朝亦無木
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木建白若自

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是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當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累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白當時龜山便是本好將相惜未

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為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尚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宇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于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為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尚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

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衰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 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做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

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
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
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
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
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
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
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
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行於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後面要說程

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又言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處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為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悞者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為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為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為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為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為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

為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為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由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粹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為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鬭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

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謂之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
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
大程學致猶不靠定書本僕揪閑至此悚然起敬以爲
此正明道優于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
也使朱子讀此亦爲之汗身赤面則善矣乃曲爲之說
謂渠是誇多鬬靡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
之總是不欲說記壞誦一道恐于己讀盡天下書之志
有妨也不知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貪記許多以求
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

也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于刑名度數之閒行得来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之志行幷由教人以禮為得孔孟正宗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下稍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為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不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

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十語橫渠之教法真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為天下法歷八百年而猶在幾百餘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

稍頭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稍頭亦未嘗高制度作樂
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親賢之名公不盡知也博
文約禮服習遍三千而一貫之秘雖聰穎之端木未之
聞也相隨年生尚以多學而識認夫子然則未聞性道
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為道乎則橫渠之
門人即使皆認刑名度數為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
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
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
耽延歲月迨老而好禮又只要著家禮一書屢易藁始
成其後又多自嫌不安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圖

當代為致慨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嘗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伊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意思好也有病益且養他氣質淘漯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知不全靠書冊故遲半年方與門人大學西銘看至朱

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在書上將學全看在讀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謂大學可即與看若西銘雖姿性聰敏者再遲數年與看未為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覺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為生民憧憬

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不語神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閑心靜敬著述書史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悔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至於朱子追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則吾道之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日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

也各家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禀便較他高也去仕官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甚衆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楊謝尹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透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宦不

他資稟高合下直到然則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終身只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干兵萬馬飽騰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

定夫學無人得無語錄

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語錄有無非失聖門學宗不實用功於明親故無實事可稱舉乎今有人議諸先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或云只在言語文字論人品必至㢡相譏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實則竟如此較歐蘇諸公但多講論性道之語內地靜敬之功耳試想三代前君臣獎贊師弟叙述或胅後人論斷前賢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永圭之相懸也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

予於程朱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

龜山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竅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聖人教人六藝正使之習熟天理不然雖講說與無限道理至吃緊處依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

十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發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當

論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訓詁辭華之流耳令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為游楊所不屑也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截少下面着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既覺而復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於實學豈非吾道之幸哉

下面着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之屬乎朱子己去

補填難姑不為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及門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經傳纂修書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謂下面着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木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却云其為學也只就資質
所尚處添些小好而已益諸先生認氣質有悪不得不
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
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
如果有此妙法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
夫子亦不為之一指點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
弟之大愚乎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為之學所行之教
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
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只論其說話
有病無病子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

三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鎔亦不易言也自戰國橫議後重以秦人之焚坑漢儒之訓詁魏晋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講讀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不惟散宿衆星不顯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當下旬之夜一行星烱照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故孔子奠樞後羣推有子為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為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倡學一代使人望為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廟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聚之斂宰予

之短長何可從祀子曰賢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虧欠
處其學却實如此業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豈可
舍也故聖門十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
虛言標榜書本上見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
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不是十聖人宋固多聖人乎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李公侗傳其
學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
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

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致邊疆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耶

元佑元豐之獄迄無公論要之荆公之欲强宋本是而術未盡善苟安者競為敵洪水罔績逆咎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羣哲恐亦如四嶽羣牧無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

原來是用此功豈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從靜坐讀書
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饑食渴飲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
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然自得
試觀孔子前有謝絶世故之道學乎
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
為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
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

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
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宋
家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
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
自是出耶何孔門諸弟之多事耶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
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和氣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
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

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十年成聚廿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

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卑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見於契丹臣忝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士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十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為不為事物

所勝者

孔子但遇可憫可敬便勃然變色怒而久忽而速似為事物所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為事物所勝却是異端

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是個如此此尋常人叫一人十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行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嘗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行遠不加急些人不至聲不加大坐處有字必不坐看
天地間豈有此理乎大謂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
孔子不如此雖伯夷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
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
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
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
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
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

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還其作賁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餔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賁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鈞閱八百之祚於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猶堪爲五霸之用雖爲布衣布散三千人於天下維干百年之國脉其士風之樻壞猶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賁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

先生廳屋書室整齊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當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無甚異同乎不焉得以類如也為德容乎其與龜山之混迹全塵一矣宜朱子稱為真得龜山法門也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

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
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是坐禪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絲毫未穩皆不難自駁倒若有人以
不肖性癖及孔子教法進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晩不
獲及門矣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具實洞照萬象
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照之臨折
戴則不得也吾閩十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
仙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某子往覓之
管能預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覓而果然未

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廣大高明之體哉故予論明親有云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明也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無真體也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為孔子學宗則斷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

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篇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究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

只在日用間着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原來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濯洗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却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間逐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

日月之光芟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全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前資稟勁特二段已極推崇此祭文中寫狀尤極酣濃不遺餘力延平雖賢恐未能當之昔吾寄書於友人任熙宇因其長力筆事內有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十語任答書云凡譽人失實即是自己離道僕之駑下輕詆以蕭曹即道兄須臾之離道子當時讀至此悚然若魂飛驚愧無地自謂與任老相交得力於此書者不淺

也朱子何其見游楊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抑篤服之切不覺其過情歟乃於靜坐之說亦明不以為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二論家語中明明記載豈可混哉